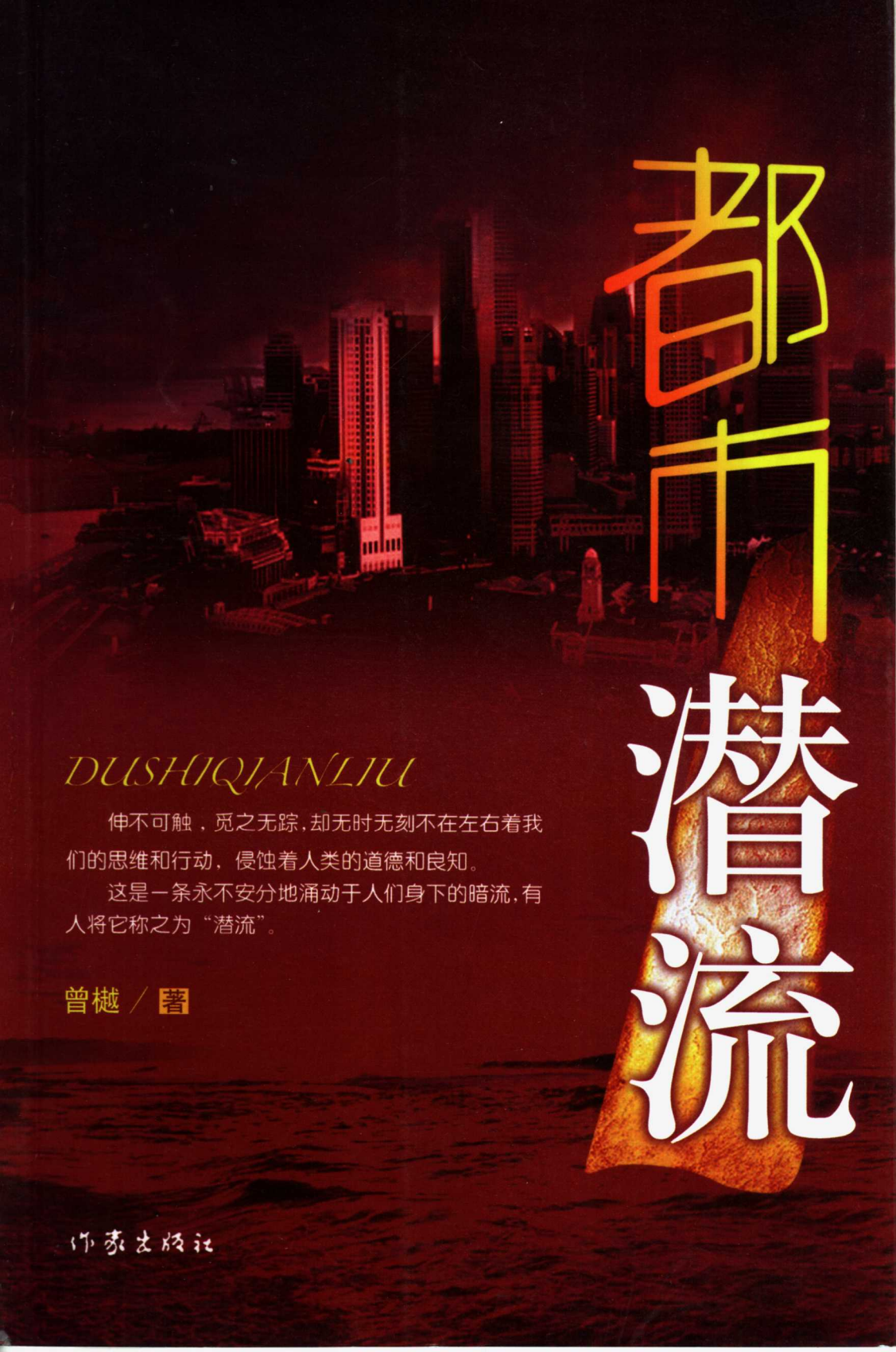




都市

潜流

DUSHIQIANLIU

伸不可触，觅之无踪，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侵蚀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

这是一条永不安分地涌动于人们身下的暗流，有人将它称之为“潜流”。

曾槌 / 著

作家出版社



都市潜流

曾樾／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潜流/曾樾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9
ISBN 7-5063-3691-X

I. 都… II. 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497 号

都市潜流

作者: 曾 樾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80 千

印张: 17.2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691-X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歌厅包房	1
第二章	再访肖娜	6
第三章	没有白吃的晚餐	13
第四章	药品推销风波	21
第五章	谢虹揭秘	28
第六章	白领丽人阿玉	37
第七章	美丽的弧线	47
第八章	双喜临门	57
第九章	改道日本	69
第十章	911 的能量	79
第十一章	工地硝烟	87
第十二章	舍身救美	98
第十三章	无处安身	109
第十四章	纪检组派人来	118
第十五章	你笑得甜蜜蜜	133
第十六章	虞玉之战	144
第十七章	0.03 秒	153
第十八章	最后一夜	165
第十九章	鸠占鹊巢	175
第二十章	刘云朋的美人计	188
第二十一章	误入脱衣舞场	199

第二十二章	东瀛霏雨夜	208
第二十三章	复仇行动	217
第二十四章	“麦莎”后的悲剧	225
第二十五章	夜总会奇遇	234
第二十六章	咆哮的儿子	245
第二十七章	蓝色的火焰	255
第二十八章	香消玉殒	265
第二十九章	尾声	271

第一章 歌厅包房

刘云朋突然打电话来说晚上要请朱国平和龚燕俩口子吃饭。朱国平放下刘云朋的电话便马上拨通了妻子龚燕的电话。龚燕正在出版社上班,说晚上约了一位作者来编辑部谈稿子,也许会谈到很晚,所以肯定去不了。朱国平又给刘云朋去电话,商量能不能改个日子。刘云朋说是有急事想求朱国平的妻子龚燕帮忙,已经火烧眉毛了,务必今晚要见个面,龚燕去不了,你去也行,反正俩口子说什么得去一个。朱国平没办法只好下了班一个人去了。

两个人在体育场西路的一个叫南海渔邨的饭店吃的海鲜,朱国平说咱们又不是外人,到这么高档的地方干嘛?

刘云朋倒也率直,说吃什么饭办什么事,我儿子这次闯了大祸,就等着你们俩口子去救呢。只要能把儿子的事摆平了,别说海鲜,天仙(鲜)我都敢吃。

朱国平笑着问:“你儿子不就是个初中生吗?闯什么大祸,杀人了?”

“他要是杀人我倒省心了,抓进去毙了也就完了,可他这回是叫学校开除了!”

朱国平忙问怎么回事?刘云朋便把他儿子犯的事说了一遍,事情并不复杂,刘云朋的儿子前不久在校门外劫同校的女学生,事发,被学校给了一个记过处分。为了报复,前天,他趁校长外出开会的时候,把校长办公室的门踹了两个大洞,但很快被校方查出,昨天,学校作出决定,将他开除学籍。

“你说这混蛋东西该不该开除?”刘云朋问。

“这事搁哪个学校也得开除。”朱国平实话实说。

“理是这个理，可是把他开了我可怎么办啊？所以，你还得帮我这个忙，龚燕不是有个表哥在区教育局当局长吗？这个忙你们俩口子无论如何也得帮！”

朱国平这才算是弄清了刘云朋请客的意思。心想：这家伙脑子好使，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起龚燕有个表哥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他就记住了，那至少是两年前的事了。

“我今天回去就和龚燕说。”

“我可就全拜托你了。”

吃了饭，朱国平见还剩了不少菜，怕浪费，说打包吧。满嘴酒气、意犹未尽的刘云朋非坚持要找个地方散散心再回去，便没让服务员打。

两个人出了饭店，刘云朋开着车把朱国平拉到两站路之外的一家名叫黑玫瑰白丽人的夜总会。霓虹灯下人来车往，正是上人的时候。门口的高台阶上站着的一位身材修长、身着紫红色平绒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见了刘云朋脆脆地叫了一声“刘哥”，然后便把他们让进黄铜包框的玻璃转门里去，交给另一位站在过厅把口处的穿绿色花绸旗袍的女服务员。这个绿色花绸旗袍又带着他们两个人穿廊登阶，绕来绕去，才来到三楼尽头处的一个包间前，打开门，点亮灯，但包间里依旧与走道里的亮度相差无几，一片幽暗。两个人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屁股还没落稳，门一开，排着队走进来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足有十来个，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袒胸露脐，面朝着他们两个人站成一个弧形，像是女声小合唱的队形。

朱国平以前从没进过歌厅，吓了一大跳，触电门一般腾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但马上就被坐在一旁的刘云朋如同拉断电闸一般地拉坐了回去。刘云朋从沙发上坐起身探出头也斜着眼将立在他面前的一排小姐扫了一遍，喷着酒气问：“阿玉怎么没来？”

打头一个领班模样的女子回答道：“阿玉在大厅里看跳舞呢，我这就让人去把她叫来！”

刘云朋伸手把离他最近的一位穿着一条白纱短裙体态丰满的女孩拉了过去，其他的所有小姐便像接到命令一样立刻齐刷刷地转过身去像进来时一样列队走了出去。

“我可不要人陪啊！”朱国平急忙声明。

“瞧给你吓的，我还不知道你，放心吧，阿玉和那些女孩不一样，她除了

喜欢钱，还特别喜欢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时间不长，那个叫阿玉的女孩来了。看上去果然与刚才的那些小姐有些两样，一是没有浓妆艳抹，只是化了普普通通的淡妆；二是不见袒胸露脐，只穿了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上配一件纱质白色无领衫，与平时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漂亮、清纯的女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让一直紧绷着神经的朱国平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阿玉外表看上去一副乖巧伶俐的样子，皮肤白嫩，脸庞微圆，尖下颌，一双黑亮亮的眼睛和秀美的小鼻子搭配在一起显得异常的和谐，俊俏中显出几分妩媚，一望便知是个南方妹子。一问，果然是从四川来的。朱国平去四川出差的次数不少，对四川印象一直颇佳。于是对阿玉也平添了几分亲近与好感。但当阿玉上前挽住朱国平的胳膊轻启朱唇甜甜地叫了一声“朱哥”的时候，朱国平还是慌了手脚，刚放松了的神经一下子又绷了起来，心跳也骤然间开始加速，怦怦地像要从胸口里跳出来似的，脸也早涨红了大半个。

刘云朋见了一通开心大笑。

四人重新落座后，刘云朋搂着那位叫洋洋的小姐开始唱《纤夫的爱》，还没等唱到“让你亲个够”的时候，两个人早已搂抱着亲成了一团，刘云朋的手也开始很不安分地从洋洋的短裙下边伸了进去。阿玉则坐在朱国平的身边，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一直陪着他聊天。包间里渐渐显出了闷热，又不透气，加上紧张，不一会儿，朱国平那算不上宽阔的额头上就挂满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阿玉见了掏出手绢要给他擦汗，朱国平忙说：“不用”，赶快起身跑到洗手间去洗，前后去了有四五次。洗手间通风极好，抽风机开到最大转速，呜呜的，像是坐在一辆开得极快的敞篷车里，与包间的温度反差很大，等到离开歌厅时，朱国平的脑袋已经有些发沉了。

刘云朋用他那辆切诺基把朱国平送回家，临分手时从车里伸出脑袋一本正经地说：“你刚才怎么没给人家阿玉留一个电话呀？”

朱国平说：“你歇了吧！我傻呀，给小姐留电话。”

“嗨！你这家伙！这会儿来劲了！别害怕，人家阿玉不会害你。你就放开胆子亲近吧，谁要是被这个小丫头看上了那才叫有福气呢。”

“那你怎么不试试呢？”

“试了，像我这号的没戏。人家心气高着哪！和我从来没动过真的。哎，说别的是假的，我儿子那事你们家龚燕这次可一定得帮忙呵。这可是要我命的事，老婆都给他气躺下了。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你有了信儿马上

告诉我!”

那天晚上,朱国平失眠了。先是妻子龚燕在他身上闻到了香水味后一通紧锣密鼓地盘查,弄得他心里一阵阵地起烦,后来他有点急了:“人家请你去,你说有事,我去了,你又乱怀疑!”龚燕这才罢休;其后躺在床上的他又满脑子翻腾开了从早上到晚上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的事——顾副局长的出国考察报告南海渔邨的海鲜法国红酒歌厅小姐们的超短裙和裙子下一大片几乎完全暴露在外的大腿阿玉甜美的笑靥开起来如同公牛般怒吼的切诺基刘云朋儿子劫持女同学把校长办公室门踹出两个黑洞洞大窟窿傻乎乎留在门上的耐克鞋印……他努力想抓住其中的一个理出些头绪,但最终都是白费心机,乱哄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画面和场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在脑子里冲过来撞过去,最终绞成了一团,令他痛苦不堪,懵懵懂懂地什么也伸展不开更深入不下去,就这样熬到了天亮,便开始咳嗽流鼻涕。

朱国平挂完号在候诊室里等了快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叫到他。上午九点多钟,正是医院里生意最火爆的时候,何况这又是一所在全市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大医院。据说许多人是半夜就来这里排队挂号,楼道、走廊和候诊大厅里到处挤满了人,其密集程度决不逊色于星期天的百货大楼,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的一张张脸庞上找不到逛百货大楼时的那种休闲与自在,而是匆色中都夹杂着几分焦躁与不安。浓浓的来苏水气味与因为人群密集造成的污秽气味混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这一切都使本来就郁闷的朱国平愈加感到难受和难熬起来。

“28号,朱国平。”

终于轮到他了。

给他看病的是一位女大夫,年纪看上去像是还不到四十岁,朱国平坐在那张专门为患者设置的凳子上只能看到她戴着口罩的侧脸,但依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人。她的光滑平洁的额头、密长而略有些上卷的睫毛和被鬓发微遮的线条清晰的耳部轮廓在朱国平的眼中仿佛是勾画出一幅剪影,剪影中所呈现出的柔顺的脸部线条和细腻的肤质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组合。朱国平的脑中忍不住浮出了这样一个联想:如果将这个镜头拍摄下来刊在某个刊物的封面上,一定会吸引众多的眼球而使该刊物成为畅销品。这个形象实在是太美了!她也许应该去做一名演员,而不是一名

大夫,况且她在气质上还要比那些歌星、影星更胜一筹。

同时令朱国平感到意外的还有她那已经享有的副主任医师高级职称的头衔,这是他在挂号时就知道了的。挂号处的牌子上注明今天上午内科应诊的全部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这么年轻的她竟已经获得了高级职称。不知怎的,这多多少少令朱国平感到有几分意外,其中似乎还夹杂有几分说不清的嫉妒。他想起了已走出大学校门十几年的自己,由于一直在机关上班,至今连个评定技术职称的机会也没有,若是论起官衔来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处长,在官职如林的机关中微不足道,与一般职员没什么两样。

漂亮的女副主任医师对此自然是一无所知,她此刻正匆匆地往一个病历上写着什么,“你哪里不好?”她很快写完了,放下笔,转过脸来问。

朱国平直到此刻才完完全全看清她的一双眼睛,一下子愣住了,他好像曾经在哪里见到过这双眼睛。

“你哪里不好?”她又耐心地问了一句。

朱国平急忙叙述了一遍病情,他努力避开那双近在咫尺的此刻正在看着自己的眼睛,只是在叙述到了一个小段落的时候才装做不经意地朝她瞥去一眼,但他还是觉出了自己的某些不自然,好在她已经开始转过身去拿起笔往病历上写东西了,这才令他稍稍放松了下来。她写字时的姿势也非常好看,圆珠笔在纸上行进时的轻盈沙沙声与头顶上荧光灯发出的同样轻盈的嗡嗡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令朱国平刹那间产生出一种很奇妙的错觉,仿佛此刻又回到了当年的大学生活。眼下是坐在晚自习的图书馆里,身旁的她是无意之中偶然坐在了一起的一位漂亮女生,当他看累了书扭过头去的时候正好可以从侧面欣赏到她那优美的阅读或写字的姿势,这种经历他曾经有过。她看上去真的好眼熟,该不会真是在一个大学里呆过吧?可是,学文的怎么会和学医的跑到一所大学里去呢?

她很快写完了病历和处方,告诉他只是感冒,除了吃药外还要多喝水注意休息,并主动问他需不需要开一张病假条?朱国平有些感动,忙说:“谢谢,不用了,单位里事情太多,恐怕想歇也歇不了,吃些药就行了。”

“你好像还和上中学时一样,到哪儿都那么忙。”她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啊!你是——”朱国平有些发懵,满脸惊奇地愣在了那里。

“你真是健忘,我是肖娜。”

第二章 再访肖娜

朱国平甚至等不及走出医院就急忙打电话把在医院里遇到肖娜的消息告诉了当年的高中同学刘云朋和孟连喜。刘云朋说：“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多年跑哪儿去了？不过当了大夫是好事，今后看病用得着。那就好好聚聚吧。这样，你们点地儿，我掏钱。”朱国平说：“哪能让你掏钱呀！要掏也得我掏，谁让是我第一个看见的呢。”刘云朋听了立刻转变了态度，赞成说：“哪倒也是，你们俩有缘，那么多人都撞不见让你撞见了，再说你又是当年的班长。你和肖娜当时的关系就走得最近，也该你掏。”孟连喜则不同意，坚持说既然是聚会，就应该由出席者共同掏钱请肖娜吃饭。朱国平觉得不无道理，最终采纳了孟连喜的意见。

朱国平把聚会的事用电话告诉了肖娜。但肖娜不喜欢把欢迎她作为聚会的理由。朱国平知道她上学时做事就向来低调，不喜爱张扬，便临时决定把原定的至少二十多名同学的大规模聚会变成了六七个比较谈得来的人的小聚。而且找了一个包间里带卡拉 OK 的餐厅，以突出欢聚和娱乐的轻松气氛。

聚会那天效果不错。大家边吃饭边聊天边唱歌，一直聚到很晚才散。在饭桌上与肖娜挨着坐的朱国平一直想和肖娜好好聊聊，但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因为这种同学式的聚会往往是你一句我一句式的交谈，气氛热烈但主题不一，加上随意地插话和开玩笑，于是所有的话题都变得松散自由、游弋不定，所以在这种场合什么也别想说清楚说彻底。朱国平因为找机会与肖娜单独聊天还几次被大家当成了开玩笑的目标，只要他和肖娜说话

的时间稍长一些,有人便会提醒大家说:“看啊,班长和班委又开始脱离群众单独在一块儿研究工作了。”弄得两个人只好把刚刚才说了一个开头的話停了下来。大家之所以拿他们开玩笑是因为当年读高中时朱国平和肖娜都是班里的学生干部,朱国平是班长,肖娜是学习委员,放学以后免不了要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班里工作,所以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自然比较多。为此,班上一些同学拿他们两个人开玩笑说是一边研究工作一边谈恋爱。高中毕业以后,朱国平考上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肖娜则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医学院,从此天各一方。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在无意中扯出许多当年有意思的事。比如全校运动会时刘云朋差一点儿把铁饼扔到看台上;孟连喜在学军训练的夜间紧急集合时把鞋子穿反了;朱国平的经典笑话是在全年级诗歌朗诵会上当情绪达到高潮双臂向上伸开做抒情状的时候皮带突然断了,幸好裤子没有全掉下来,他是腾出一只手提着裤子坚持把剩下的诗念完的。肖娜有什么笑话呢?大家搜肠刮肚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于是说不公,凭什么她就没有笑话,罚她喝了一杯啤酒。

聚会上,男士们都在不停地吞云吐雾,只有朱国平例外。肖娜注意到了这一点,便问朱国平怎么不吸烟了?她记得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是吸过的。

“对,国平那时是吸过,但早就戒了”孟连喜替朱国平做了回答。

“那很了不起!”肖娜说,“能真正把烟戒掉的人并不多。”

“其实这事还和你有关系呢。”朱国平笑着说,令大家提起了兴趣。

“和我有关?”肖娜觉得很奇怪。

“对啊,你怎么忘了,那年市里组织三好学生去大连参加夏令营,在船上,广播室的小屋里?你忘了?”

朱国平的话让肖娜一下想起了上高中二年级时团市委组织各校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去大连参加夏令营的事。那次,各个学校选派去大连的人,加上老师足有七百多人,几乎包了整个一条船。朱国平被任命为夏令营报道组组长,肖娜是报道组成员兼播音员。从一上船,两个人就没闲着,一个写稿一个播音。广播室在甲板中部的一间小屋子里,空间小得只能容下两个人。那时候,朱国平已经学会了吸烟。写稿累了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支烟点上,刚吸了几口肖娜就受不了了。肖娜警告他说,如果他再在播音室里抽烟,她马上就辞掉报道组的工作。后来他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到甲板上去抽,她见了说:“戒不了烟的男人是最没出息的!”想不到这一句话就真的

让他把烟戒了，一直到现在。

刘云朋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大发感慨：“这就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朱班长怎么从大连回来后就把手给戒了。原来是有人发话了。”

肖娜听后只是笑，并不说话。

刘云朋那天喝了白酒，而且喝了不少，以致出饭店的时候步子都有些踉跄起来。孟连喜和朱国平扶着他一连拦下三辆出租车，见是喝醉的，三辆车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孟连喜也是开出租车的，知道人家不爱拉这号的是怕上了车以后乱吐或撒酒疯。没办法，孟连喜只好极不情愿地把本来计划好的送肖娜回家改成了送刘云朋。朱国平与肖娜顺路，便负责打车送肖娜回去。

在车上，朱国平终于有机会向肖娜发问在饭桌上不便说出的问题：“肖娜，你好像不大爱讲我们分手后的经历。”

肖娜似乎料到了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平静地说：“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是我说那些，毕业后分在医院，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来又离婚，再调回这里。就是这些，可以说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全部经历。”

“调回来以后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呢？”

“我怎么没有联系？联系了，给咱们班的梁小梅打过电话，但是电话已经换了主人。梁小梅你还记得吧，当时和我坐在同桌的？”

朱国平说：“当然记得了，梁小梅，大高个，校篮球队的。但十年前就出国了。好像是移民去了加拿大，电话当然换了人。”

“所以，你不能说我回来后没有和同学联系。还是说说你吧，你只说了你的夫人在出版社工作，还没有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龚燕。”

“龚燕，这个名字不错。她现在在出版社里主要负责编什么书？”

“现在她们出版社早就没有什么分工了，每个编辑什么书都可以编，只要赚钱。”

“有时间能让我拜读拜读她编过的书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不过，她们出版社主要是出版社科类和文艺类图书，与医学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看的正是文艺方面的，照你看来，我这个当大夫的似乎只能看和医学有关的书？你还记得吧，当初我最想学的其实是文科，后来要不是家里

非让我去学医,说不定现在我也会在某个文艺出版社当上编辑了呢。”

“我以为还是当大夫的好。”

“为什么?”

“明摆的,现在看病哪个医院不是挂号处前早早就排满了人。有的为挂专家号还会排上一夜。可你什么时候见买书的有头天晚上就去排队的?”

肖娜笑了:“朱国平,想不到你现在也变得这么实际了。”

朱国平说:“人一到中年,就从天上掉到地上了,想不实际都不成。”

转眼,出租车到了肖娜住的楼下,原来竟是医院旁边一座灰色的外表看上去破旧不堪的四层筒子楼。

“我到了,谢谢你专程送我。”

肖娜下了车,目送着朱国平乘坐的出租车开走,才转身走进楼去。

感冒好了,朱国平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节奏,精力充沛、精神焕发,就像一辆飞快奔跑在赛场上的汽车,突然间出了一点小故障,在经过机械师迅速排除之后,又重新驶回到原来的赛道上。但是这种好心情并没有保持多久就变得不复存在。

今天一上班,顾副局长便催问出国总结报告的初稿写好了没有,说上边等着要,不能再拖了。话里话外透出几分明显的责怪之意。从顾副局长办公室出来,朱国平免不了又是一肚子的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该自己干的活全推给了别人,谁出国谁写出国总结报告,按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他们出了国回来却让别人替他们写报告,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朱国平的愤怒虽不无道理,但顾副局长其实未必是有意偷懒。这次由顾副局长率领的包括朱国平所在办公室的领导王主任在内的几个处长去国外访问,是对上次一个访华代表团的回访,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内容,加上回国后王主任就被安排去党校学习,顾副局长带领其他几位处长又迅速投入了一个全国性座谈会的筹备工作,所以,就把写出访总结报告的事交给了朱国平。

有意见归有意见,上级交办的事情还是要办。朱国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重新找出顾副局长几天前交给他的一大堆有关这次出国访问的资料,然后按照顾副局长事先列出的五个方面写起了初稿,到了下班时竟也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五六千字,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几个颇觉得心应手、意顺笔畅

之处使他仿佛真的像出了一回国似的竟有了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进而甚至想到,即使是那几位真的出了国的人也未必能写到这样的程度,心情便渐渐地转而开朗起来。第二天一上班,朱国平就把打印好的出国报告交到了顾副局长的手上,顾副局长正准备出去开会,皮包都夹在腋下了,接过报告,就站在办公桌旁匆匆地拿眼扫了一遍,然后放进了抽屉里,并没有说什么,这多少令朱国平的心头掠过几分隐隐的失落。

自上次同学聚会和肖娜分手后,朱国平一直记着要送书给肖娜的事。为此,他将家里的书重新翻了一遍,将凡是经龚燕手编的有点意思和看头的都挑了出来,装了满满一个大帆布包。随后给肖娜打了电话,问她什么时间在家?他好把书送过去。

肖娜有些惊讶他还记得这件事,不安道:“我只是随便一说,真是不好意思。”

“那我等你下班后去吧?”朱国平说。

“我下班后还要去英语进修班听课。要到九点钟才能下课。”

“啊,是这样,我还说请你一起吃晚饭呢。”

“谢谢!吃饭就不用了,而且也来不及。”

“那我就等你下了课再去,行吗?”

“当然可以,只是有些太晚了,还要让你跑一趟。”

“那有什么,没关系的。”

朱国平循着上次的记忆,很容易就找到了肖娜的住处——那座与医院旁门相临的灰色的四层筒子楼,看上去楼龄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处处都显露出破旧不堪的样子。一踏进黑乎乎、脏兮兮的楼道,便会闻到一股只有在旧家具店里才能闻到的那股陈腐的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按照肖娜留给他的房间号,朱国平终于在第三层找到了肖娜的家。他环顾了一下被煤气灶、破纸箱和杂物拥挤得似乎喘不过气来的的楼道,怎么也搞不明白,肖娜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他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没有反应。他看了一下手表,刚好九点一刻,这是昨天他们在电话里约定的时间,显然,她还没有回来。正在他犹豫不决是站在这里等还是到楼下门口去等的时候,在楼道的另一头闪现出一个身影,从走路的节奏和姿态上,他一下便断定是她,尽管他已经不记得她

上学时走路的样子了,但他现在只看了一眼便一下子都回想了起来。她走路时的姿势很美,像她的容貌一样。这使他更加坚信他曾经总结出的一个结论:所有漂亮的女人、或者说所有令他怦然心动过的女人,她们的各种姿态——坐立走卧都是美的,无一例外。

果然是她。她抱歉说让他久等了,他忙解释说自己也刚到。匆匆握过手之后,她便把挎包换到另一只手上,然后用腾出的另一只手去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是一间十四五平米大小的房间,整个房间里浸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这与从肖娜身上发出的那种好闻的香味是一致的。房间里整洁、雅致的陈设与楼道里的髒乱拥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脱去风衣的肖娜里面穿了一件圆领的墨绿色羊绒衫,下面是一条精心熨烫后挺括的西装裤,替代了医院里千篇一律的白大褂,更衬托出她优美的身体曲线。一头烫过的乌黑而光泽的短发弯曲得犹如微风拂过海面时跳跃出的浪花一般,蕴涵了一种说不出的神奇的美感,而与这乌发相映的则是一段脂玉般细腻光润的脖颈和挂在脖颈上的一条精致的铂金项链。

当她把一杯沏好的茶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把给她带来的书从帆布包里一本本拿了出来,然后交到她的手上。她接过书,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拿来这么多,恐怕一年都看不完。真要好好谢谢龚燕。对了,国平,这里面有你写的书吗?”

“我可没有这个本事。”

“怎么没有,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一大帮男生老是爱追着你听你神侃。听说好多故事都是你自己编的。有惊险的也有幽默的,要是写出来,说不定会是很畅销的书呢。你大学毕业后没去文化单位真是可惜了。”

“也许是吧,但现在那些瞎编的兴趣和本事早都没了,我眼下会的也许只剩下写文件了。”

“写文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呀。每次政治学习念文件的时候我就想,那些措词严谨、滴水不漏的文件或是领导的那些讲话都是怎么写出来的?既有理论,又有例证,一套一套的让人一听就觉着自愧不如、肃然起敬。”

“你不会是拐着弯骂我呢吧?我可写不出像你所说的那些高深的文件。”

“你还谦虚什么?有人都告诉我了,说你是你们单位有名的笔杆子。”

“谁告诉你的?”

“保密。”

两个人聊了会儿天,朱国平便主动起身告辞了。肖娜让他回去一定要替她好好谢谢龚燕,她一边说一边送他出来,他说又不是什么客人就不要送了。她看了一下手表,说女儿凡凡正好也该学琴回来了,她顺便可以去楼下接一下,他便不再坚持。他想起刚才在写字台上看到了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肯定就是她的女儿凡凡了。

在楼下门口,当他和她握手告别的时候,一辆蓝白色相间的捷达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他们身边,从车里走下来的正是凡凡。随后,出租车司机也开门走下车来,但并不近前,只是站在车门处看着那一对亲亲热热的母女,样子憨憨的,手里绞着一副有些乌黑的白线手套。朱国平仔细一看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原来竟是孟连喜。孟连喜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朱国平,脸上多少浮现出些许的尴尬,忙叫了声“国平!”又问:“你怎么来了?”朱国平告诉他自己是来给肖娜送书的。孟连喜说:“那太好了,正好搭我的车回家。”朱国平这时突然想到,刚才肖娜不肯说出的那个称自己是笔杆子的人肯定就是孟连喜。